



丁言昭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悲情陆小曼

K825.72/84

2008

丁言昭
著



悲情 陆小曼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悲情陆小曼/丁言昭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
2007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392 - 0

I. 悲... II. 丁... III. 陆小曼(1903 ~ 1965) — 传记
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47270 号

责任编辑 任俊萍 张 珏

封面设计 王晓阳

悲情陆小曼

丁言昭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9 插页 4 字数 237,000

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07392 - 0/K · 1381

定价 20.00 元

前言

悲情陆小曼，陆小曼的悲情。悲情来自她的性格、性情，来自她的环境，更来自她的遭遇。

陆小曼的婚姻生活中，有过三位男子：王赓、徐志摩和翁瑞午。前两位各与她生活了五年，最后一位则长达三十多年。

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——

在陆小曼的眼里，王赓是位军人，有着令人羡慕的学历和军衔，更有着不可磨灭的阳刚之气。她虽然喜欢他，但并不一定爱他，要将他作为终身伴侣，感觉上总不那么顺当。

陆小曼是一个柔弱、美丽、聪明的女子。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吃穿都不用愁。母亲生了好几个孩子，大都不幸夭折，最后只剩下陆小曼一个女孩。这使陆小曼自然得到了父母的过分宠爱。陆小曼因此也染上了富家小姐通常都有的习性，如任性、无节制地玩、出手大方等等。王赓与陆小曼的结合，属于那种父母做主的包办婚姻。婚姻有各种方式，有的先恋爱后结婚，有的先结婚后恋爱。可陆小曼这两种方式都没能体验，她与王赓只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妇。王赓这人似乎不懂得什么叫恋爱，整天就是公务，而且还酷爱杯中之物，喝多了还会发脾气，他发过也就算了，可陆小曼却是个要人疼爱、要人安抚、要人呵护、要人体贴、要人同她说悄悄话的性情中人。

这时，徐志摩出现了。他的浪漫、他的诗情，得到过众多女人的青睐，他的一切都让陆小曼觉得他就应该是她的，似乎上天早已有此安排。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折腾，他俩终于结合在一起。

可惜好景不常，犹如一部动人的交响乐曲，演奏出了几个不和谐的音符。首先，他们的性格发生冲突。由于在热恋期间，一方不仅接受了另一方的优点，还包容了她或他所有的缺点，可等到一切事情办妥，要一本正经过日子时，矛盾就显露了。其次，徐志摩对林徽因铭心刻骨的感情、对俞珊的热爱，都让陆小曼没法忍受。在陆小曼看来，爱情是自私的，容不得别人入侵，哪怕就一点点，也是不允许的。再其次，徐家不接纳陆小曼，其中包括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。张幼仪虽然与徐志摩离了婚，但是被徐家父母收为养女，一直掌管着家中经济。徐家父母觉得张幼仪的话要比现在儿媳的话分量重得多。在这样特殊的婚姻、复杂的家庭中，难免会产生一些事端，对徐、陆的感情生活产生了影响。

翁瑞午，与其说是闯入，倒不如说是徐志摩主动把他请来的。翁瑞午是徐志摩的朋友，是中国“一指禅”推拿的传人。徐志摩请来给妻子看病，他不仅给陆小曼看病，还带给她许多生活的乐趣，如唱昆曲、习字画等，而这些都是徐志摩无法给予的。

结婚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徐家断了徐志摩的经济来源，打破了他的浪漫幻想，使徐志摩跌回现实。为生计所迫，徐志摩只好四处讲课，拿来工资维持家庭开销。但陆小曼爱玩的天性，让徐志摩实在难招架，他便委托翁瑞午多照顾一下陆小曼。可徐志摩没有意识到他犯了与王赓同样的错误，就是将自己年轻的妻子托付给一个年轻的男子。人们常说日久生情，后来的事态果然变得无法控制，徐志摩这样做，等于把陆小曼推给了翁瑞午。徐志摩于1931年飞机失事后，翁瑞午一直照顾着陆小曼，起先，翁瑞午不管怎么晚，总要回自己家的，日本军进入租界后，就住到陆小曼那里去了。翁瑞午是个有家室的人，此举自然引起了别人的非议。

赵清阁和赵家璧曾多次提出，希望陆小曼能够离开翁瑞午，但事实

上这很难做到。尽管陆小曼曾说过:我对翁瑞午没有爱情,只有感情。

1952年,翁夫人去世,陆小曼便想与翁瑞午结婚,遭到翁家子女的极力反对,这事只得作罢。为何陆小曼一直不离开翁瑞午,究其原因,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原因。陆小曼的一切家用开支,全部都是由翁瑞午负担的。

一个弱女子失去丈夫后,没有任何经济来源,在社会上如何生存?加上她又是那么率真单纯,不谙人事,需要一个男子来支撑她。

翁瑞午的担子非常重,要负责三个家庭的生计:一个是他自己的家,夫人和五个孩子;一个是他同父异母哥哥的家庭,哥哥早已去世,遗下一个太太和九个孩子;一个就是陆小曼的家,家中除了陆小曼及她的表妹带着两个儿子一直吃住在此,还有十几个佣人。

翁瑞午的收入靠给人看病,当账席,炒股票,后来还在江南造船厂当会计,可是这些并不够,于是他就变卖家传的字画、家具等等。他带给陆小曼的不仅仅是欢乐,还有家庭的安定,陆小曼因此不必为钱发愁。

陆小曼与王赓是相识;与徐志摩是相识相爱;与翁瑞午是相识相知相爱。这里特别要说的是,如果陆小曼不是徐志摩的夫人,那么她就会被淹没在历史烟尘之中,不会引起众人注意,不会有那么多人来研究她,并撰写她的传记了。

1965年,陆小曼去世。当她走进另一个世界,若碰到王赓、徐志摩、翁瑞午,不知道会说什么……

目 录

前言 / 1

1. 简单的葬礼 / 1
2. 结识“一指禅”推拿师 / 4
3. 与唐瑛同演昆剧 / 11
4. 云裳公司 / 17
5. 丈夫的礼物 / 25
6. 为天马剧艺会演出 / 32
7. 与翁瑞午交往的首次曝光 / 41
8. 夫妇俩回故乡 / 48
9. 认干女儿 / 55
10. 剧本《卞昆冈》的问世 / 62
11. 性格引起矛盾 / 69
12. 徐志摩出国 / 75
13. 泰戈尔来我家 / 84
14. 家里来了俞珊 / 97
15. 小曼之父陆定 / 107
16. 不能去奔丧 / 112
17. 不愿北上 / 121
18. “轻轻的我走了” / 128
19. 哭摩 / 138
20. 前夫王赓 / 147
21. 与赵家璧的友谊 / 158

- 22. 求助胡适 / 173
- 23. 呵护备至 / 185
- 24. 从绘画爱好到成为画师 / 194
- 25. 夫君挚友邵洵美 / 203
- 26. 女友赵清阁 / 213
- 27. 杯酒解婚约 / 224
- 28. 相依相伴 / 232
- 29. 拜师练身 / 241
- 30. 陈毅：“陆小曼是我师母” / 250
- 31. 晚情 / 258
- 尾声 / 265
- 附录 陆小曼年表简编 / 267
- 后记 / 274

1. 简单的葬礼

1965年4月2日^①，还不到清晨6点，翁瑞午长女翁香光睡得正香。忽然，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“这么早，是谁呀？”丈夫张元吉问道。

“大概是陆小曼勿来赛了！”^②翁香光嘴里说着，一边起来匆匆穿好衣服去开门。

门打开，果然是一直住在陆小曼家里的表妹阿锦，大名吴锦，大家都习惯叫她阿锦。只见她哭丧着脸，说：“表姐要死了，快去吧！”

翁香光拉着阿锦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迅速朝医院奔去。到了华东医院，看见陆小曼贴身丫头桂珍哭得眼睛红红的。桂珍自陆小曼病后，经常来陪夜，她的兄弟由翁瑞午介绍进江南造船厂工作，因此，她对陆小曼和翁瑞午都很好。

翁香光走进病房时，有位医生正在给陆小曼按压心脏。因为心脏停搏后，人体尚有1—2次自发性气喘来维持呼吸，肺内和心血管内还有一些含氧血液，能维持一定时间的生命。可惜，陆小曼的心脏早已停止跳动，医生再怎么按压也没用，救不活了。

医生问站在一边的翁香光：“要给陆女士装假牙吗？现在还装得进去。过一会儿就装不进去了。”“要的，要装的。”翁香光忙不迭地回答道。她心里想，陆小曼平时特别爱美，假牙装好后，人会显得好看些。



20 世纪 20 年代的陆小曼

这时，医院工人将陆小曼送进太平间，翁香光默默地跟在后面，旁边是阿锦。

翁香光原打算给陆小曼做一套新衣服，可是家里没钱，而且陆小曼还欠了好多年的房租。幸亏这时赵清阁送来一块的确良衣料，这才给陆小曼做了一套贴身的新衣服，外边是她平日常穿的骆驼毛棉袄和丝绵裤。翁香光想为陆小曼买一双新棉鞋送她上路，可是遭到别人反对，只得作罢，结果陆小曼的脚上穿了一双旧丝绵鞋。

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是陆小曼的工作单位，翁香光立即与他们联系，商量如何为陆小曼办丧事。组织上原希望翁香光出来主持追悼会，翁香光不同意，原因是陆小曼还有几个侄子侄女，如果由她主丧必定会引起矛盾。最后是参事室出面来主持追悼会。

陆小曼的追悼会延误了一些日子，为的是等陆小曼的侄子陆宗麒从广州赶来。

追悼会在万国殡仪馆举行，中厅上方挂着“沉痛悼念陆小曼女士”的横幅。来参加追悼的人不多，除了陆小曼的家属和翁瑞午的子女，还有她的好朋友：赵清阁、玄采薇、孙雪泥、陈巨来、赵家璧等。此外，还有

农工民主党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、上海中国画院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等单位的代表。追悼会后没有安排吃豆腐羹饭。陆小曼的遗体在静安公墓火化。

陆小曼去世时，一些稍值钱的东西都已被人拿走，翁香光只拿了父亲翁瑞午遗下的一只黑橱和一张画桌，这张画桌后来卖了40元钱。

翁香光拿了280元抚恤金，慢慢地走着。她的心情无法平静，想想陆小曼也蛮作孽的。陆小曼在医院时，常常觉得气透不过来，因为她得的是肺气肿。后来肺生脓，氧气接不进去。翁香光看到陆小曼这么难受，就去求医生，给她开可待因，但是时间一长，任何药都没有用，就这么走了。

翁香光想起陆小曼临终前和她的一次谈话：“大因，我勿来赛了，我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家里的事。”

“你放心好了，家里有我呢。”

“大因，谢谢依，谢谢依了。”陆小曼喘了一会儿，拉住翁香光的手说。

“你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家里的。”翁香光再次安慰着陆小曼。陆小曼的眼角里流下了眼泪，露出了欣慰的微笑……

注释

① 2006年6月12日，笔者到华东医院查阅陆小曼病历卡，没有查到，只见一张华东医院住院病人登记卡，上写陆小曼住院号码7149，机关名称：人委参事室，其他均空白。

② 沪语“勿来赛了”，即不行了。

2. 结识“一指禅”推拿师

1926年10月3日，陆小曼与徐志摩在北京北海公园结婚，10月15日南下上海，遵照徐父徐申如的意愿，到浙江海宁硖石——徐志摩的家乡去过日子。本来准备马上去的，由于新房还没有弄好，夫妇俩和陆小曼的母亲等到11月16日才动身。

陆小曼在上海每天无所事事，等到硖石来信，说房子已建好，陆小曼十分高兴，心想从此可与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在乡下生活，赏红叶，吃大闸蟹，丈夫诗兴来了，她就在一旁磨墨，端茶，看着他写诗。过田园式的生活，陆小曼对未来充满无限向往。

然而，陆小曼是个会“作”的女人。在硖石时，上楼要徐志摩抱着她；吃饭如果剩下半碗，也要徐志摩代她吃完。这些在新婚夫妇间说不上什么出格的事，可在徐申如夫妇眼里，就不怎么看得惯了。想想自己的儿子从小娇生惯养，到了媳妇面前，竟完全变了样子。他们本来就对陆小曼有看法，现在看到陆小曼这副模样，更是生气。徐申如夫妻俩一商量，买了火车票就离开硖石了。

对于父母的离开，徐志摩心里当然不开心，可是面对娇柔可爱的妻子，他又能说什么呢？原来他还想与陆小曼一起到故乡隐居起来，种种菜，栽栽花，到了明年，吃自己种的菜，看自己栽的花，那多美啊，现在一点情绪也没有了。

陆小曼看到徐志摩不高兴,心里也不是滋味,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呀!公公婆婆为什么要走呢?想着想着,眼泪就情不自禁流下来,吓得丈夫连忙来哄她:“好了,好了,别哭,再哭下去,地上要变小河,咱们还要造船呢!”直说得陆小曼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,顺手打了一下丈夫:“就你会说话。”

过了一会儿,陆小曼又说:“你父母走了也好。”

“好什么?”徐志摩有点不明白。

“管我的人少,我就自由了。”陆小曼笑了起来,徐志摩看到妻子这么高兴,也咧开了嘴。但是他的心里是怎么也乐不起来,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父母呀。

陆小曼与徐志摩在家乡过着婚后蜜一样甜的日子。然而好景不常,1926年11月,北伐军进入江西,与孙传芳主力开仗,战火迅速蔓延到江浙,硖石的形势也紧张起来,一时人心惶惶。

陆小曼吵着要回上海,说这儿不安全,万一打起来,不是白白送死吗?徐志摩想想也对,托人买了船票,与陆小曼母女俩,在12月上旬回沪。从此,陆小曼再也没有离开过上海。

刚刚到上海,一时找不到房子,先住在大西路好友吴德生(吴经熊)家里,人称阿德哥。不久住到福建路上的一家小旅馆,叫通裕旅馆。

徐志摩在1926年12月14日写给张幼仪的信中说:

我们在上海的生活是无可说的,第一是曼同母亲行后就病,直到今天还不见好,我也闷得慌,破客栈里困守着,还有什么生活可言。日内搬去宋春舫家,梅白格路643号,总可以舒泰些。^①

从硖石到上海后,陆小曼由于路上受了风寒,再加上累,一直咳嗽、发热,吓得徐志摩不敢移动住处。等到陆小曼病愈,即1927年春天,才从小旅馆搬到戏剧家宋春舫家中。宋家住在梅白格路643号,现在的新昌路,一头通北京东路,另外一头连南京东路,属于比较热闹的地段。



南昌路 136 弄 11 号, 又称花园别墅。1927 年秋陆小曼、徐志摩搬入此处。

虽然宋先生对陆小曼和徐志摩很客气,但是毕竟住在别人家里,不是自己的家,出出进进总有不便之处。于是,1927年秋,陆小曼和徐志摩搬到环龙路花园别墅11号,即现在的南昌路136弄。

花园别墅位于环龙路中段,因为地处法租界,而且离法国公园(今复兴公园)又近,风景不错,故叫花园别墅。

花园别墅里都是一座座石库门小洋房。陆小曼走进新家,环顾四周,觉得很满意,她对徐志摩说:“这底楼当餐厅,两边的房间给爸爸妈妈住,我们住在二楼的前房。哎,二楼中间的一间正好给你做书房和会客室。”

徐志摩一边跟着陆小曼楼上楼下走着,一边点着头,完全是一副好丈夫模样。陆小曼又喋喋不休地与徐志摩说买什么样的家具、配什么样颜色的窗帘……徐志摩微笑地望着陆小曼,轻轻地说:“一切都随你!”

陆小曼施展她的聪明才智,将她与徐志摩的爱巢布置得十分华丽舒适。由于全身心投入,她一时忘记了自己很早就患有哮喘和胃痛等病,还经常心跳头晕,严重时甚至会昏厥过去。当一切都弄好以后,她的身子好似拉紧了弓弦被折断一样,四肢全都松松软软地抬不起来,躺在床上,简直不想动弹。

关于陆小曼的身体,徐志摩在《眉轩琐语》里多次提到。1927年1月1日,他写道:“曼的身体最叫我发愁。一天二十四时,她没有小半天完全舒服,我没有小半天完全定心。给我勇气,给我力量,天!”^②徐志摩在1927年1月5日给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的信中,再次说到陆小曼的身体状况:“小曼体质不强,我已定意要用大自然这味药来替她补一补。”^③同年4月14日,又说:“眉昨晚又发跳病痒病,口说大脸的四大金刚来也!真是孩子!”^④

徐志摩在给胡适的信中也说到陆小曼的病:“眉淘气如故,还是说她的身体,虽则较上半年强些,总还离坚实远甚,动不动就犯病,不是肝就是胃,要不然就闹头痛什么,懒病照旧。”^⑤

为了医治妻子的病,徐志摩遍访名医,但都不行。他的朋友江小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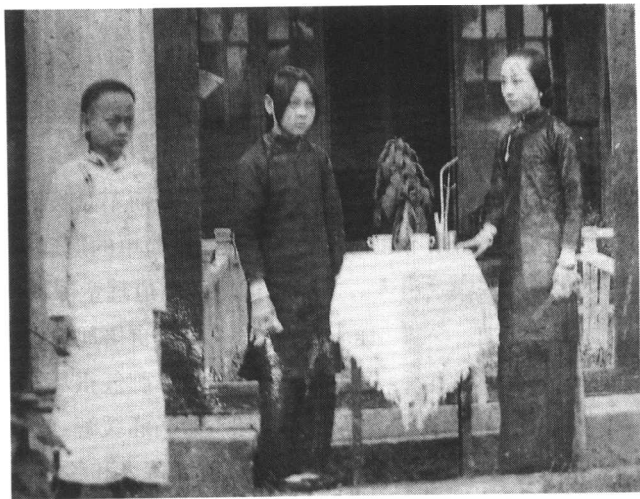
得知后,将自己的表弟翁瑞午介绍给徐志摩。江小鹣的母亲是翁瑞午的表姑母。江小鹣哪里会想到,就这么一介绍,让翁瑞午和陆小曼演出了一场人间爱情的悲喜剧。

翁瑞午的父亲翁绶琪曾任广西桂林知府,与画家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澂一起参加过甲午战争,又是位名画家。在家庭的影响下,翁瑞午幼承庭训,通晓国画。小时候随父亲赴香港,后在香港英国皇家学院肄业,回上海后师从丁凤山学推拿。

丁凤山的师傅是李鉴臣,李鉴臣是个了不得的人,乃道光年间少林高手,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李鉴臣曾任慈禧太后御医,出宫后来到扬州,遇到丁凤山。丁凤山是个开镖局的武秀才,一次被强盗打伤,找李鉴臣治伤。伤好以后,拜李鉴臣为师。俗话说:徒弟找师傅易,师傅寻徒弟难。李



十五六岁的翁瑞午



左起：翁瑞午、翁恩绚（姐）、母亲

鉴臣考察了丁凤山半年后才同意收这个徒弟，传“一指禅”推拿。

“一指禅”是少林 72 技艺之一，属于阴柔的一种功夫。练此功须分 3 个步骤：一是点大钟，将大钟点停，一般要练上一年。二是在一丈开外点一支蜡烛，把蜡烛点灭。三是把蜡烛放在灯笼里，将蜡烛点灭，而外边的灯笼毫无破损。为了学好推拿，翁瑞午下过一番苦功夫，他给病人治疗时，经常运用内功，往往手到病除，18 岁就已成了颇有名气的推拿医生。

这天，翁瑞午如约来徐家，徐志摩将翁瑞午领到卧室，走到正在昏睡的小曼身边，轻轻说：“曼，翁医生来了”。

陆小曼慢慢睁开眼，只见一位身高一米八的年轻人站在面前，一张清秀的脸上架了副金丝边眼镜，身着一袭得体白西装，系着深色领带，脚上一双白皮鞋，手里拿了顶草帽，正微笑地向她问好。

“天呐，他哪像个推拿医生啊？像个坐写字间的先生。”陆小曼心里暗暗说着，挣扎着要起来：“你好！”

一句柔柔的话语传入翁瑞午耳中，他的心为之一动，忙说：“你躺